

由 瀋 陽 到 台 北

本溪湖求籤記

陳 嘉 驥

算命、卜卦、相面、求籤、測字等，有人認為玄之又玄，純屬迷信；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文化之一種，未可概以迷信視之，其靈驗之處往往令人不可思議。筆者求學期間，袁賢能教授（即北大、南開教授袁問樸）以英文測字判斷人生，深感這是一種統計與經驗的累積，與迷信無關。在東北當記者時獲識空軍宿將，當時任空軍第二軍區司令張廷孟將軍，他的相面方法係以面部五官部位的豐隆缺凹，眼睛神采，眉髮順逆，再配以部位走運年限，以判人生命運，這也是一種經驗的累積，未可遽予以迷信視之，未悉他人看法如何？

至於卜卦、求籤、測中國字，筆者覺得有點玄虛，對算命則更覺得令人莫測高深。可是筆者三十餘年前，在東北遼寧省的本溪湖，求得兩個籤卦，在三十餘年後的今日求證之下，其靈異之處，確實令人不可思議。

本溪湖與滿清二帝

民國卅六年十二月間，筆者隨瀋陽區防守司

令官楚溪春，視察瀋陽南畿防務抵本溪湖。本溪湖有人亦簡稱本溪，係一山城，矗立於太子河之畔，其街道與風格，與抗戰時首都重慶非常相似。本溪湖為東北一工業城市，夙以兼產煤鐵聞名國內，同時所產之煤非常適宜煉焦，而所產之鐵韌性特強。日本人曾以本溪湖之鋼鐵製成坦克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橫行於東南亞與緬甸戰場時，抵抗盟軍砲火能力，使盟國為之驚異，以為日人有了新鍊鋼技術。

本溪湖之湖，實係本溪湖市北郊，周圍僅數丈，一半嵌入山根的一潭清水而已。相傳清太祖努兒哈赤崛起長白山東麓後，兼併各部落並逐步西侵，迨抵本溪湖時曾遭敵人圍困，當大軍因缺水即將瓦解之際，忽發現此一靈泉，得以渡過難關。遂封為「湖」，康熙時又封為「天下第一泉」，並將「天下第一泉」五字刻於泉水上方山石壁上，並建一廟宇專司祭祀此一靈泉神祇。

筆者在東北期間曾先後三次赴本溪湖，第一次卅五年五月五日，隨中外記者團自瀋陽經遼陽

抵本溪湖，時本溪湖剛剛收復，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本溪湖縣長劉毅夫（即前中央日報名軍事記者），本溪湖市市長關大成（現任立委）等，迎記者團於市郊，翌日即派專車送記者團至本溪湖之湖一遊。第二次卅六年八月七日，隨資源委員會人員孫越崎、郭克憐、劉史瓚等視察本溪湖工業時，亦乘便至本溪湖之湖一遊。在這二次同行者雖然多半焚香求籤，但筆者不太相信，同時心目中無所「問」，所以沒有求籤。第三次為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隨楚溪春遊「湖」求得兩籤。

楚溪春於巡視本溪湖防務完畢後，即偕筆者及導遊人員抵此名湖一遊。導遊者在途中告楚溪春云：「本溪湖之湖，雖然僅係比一般井略大的泉，但泉通大海，內有龍隱伏，尤以籤卦最為靈異，凡心誠者無不應驗。民國卅一年，溥儀以偽滿洲國皇帝身份至本溪湖巡視時，以本溪湖之湖有其先祖崇拜的神祇，亦至此地焚香膜拜，並求一籤上書有「江山萬里淚千行」之句，溥儀自知

不祥，乃快快而去。」

隨楚溪春遊湖求籤

楚溪春於遊畢臨行前，在「湖」旁神桌上焚香後三鞠躬，求得一個「上上大吉，第一籤」，（籤上所寫文字筆者雖曾一閱惟現已忘記）這時廟宇主持人上前恭賀謂：「第一籤係上上大吉，往年難得有幾人求得，求得者皆是有福人，為官者必升遷晉爵，為商者必獲厚利、孕婦必生貴子，其他人等亦必有順遂之事，將軍必將膺任更重要職務，且在近期內即可應驗。」楚溪春笑謂：「我恐怕沒有什麼官好升吧！」蓋楚當時係任東北瀋陽區防守司令官，在其位上者僅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及副主任鄭洞國等數人。但楚溪春掌握兵力之多與職權之重，在東北實為陳誠之下唯一要人，故衡量當時情勢，他實在沒有什麼官好升了。

此時，瀋陽已在共匪重兵包圍之下，瀋陽北與長春，西與錦州交通皆已中斷，瀋陽區僅包括新民、鐵嶺、撫順、本溪、遼中、瀋陽等數縣而已，聽楚溪春口氣，必要時本溪亦將放棄，惟新民、撫順、鐵嶺等地絕不能放棄。這時到東北接收人員已紛紛乘飛機到關內，瀋陽分社亦已人事皆非。家母這時來信，云東北局勢這樣險惡，怎麼你的來信連提也不提，你有何打算，要不要想法到平津作事？筆者當時身為記者，雖對局勢瞭解很多，但總持樂觀看法：第一瀋陽工事，經楚溪春之經營已相當堅固，第二東北兵工廠規模龐大，足敷三十萬大軍應用而有餘，第三中央每日派飛機運糧運米，一月前飢荒情形已改善。

筆者於楚溪春求得第一籤，廟主持又把本溪湖籤說得這樣神龍活現，於是乃繼楚溪春之後以三鞠躬去求籤，心中把母親來信所問的問題禱告一番，求得一籤，上寫：「天寒地凍雪滿城，事本無心居首功，叫汝走時汝再走，讓爾行時爾再行」。筆者一看，心中不免一驚，因為所寫的正與所問的有關，而不明瞭的是有什麼事可居首功？再者是誰叫我走時我再走？因為母親來信只是問我有何打算，並沒有一定要我走的意思呀！不是過些天，母親再來信叫我必須離開東北呢？

由於上一個籤有這麼點巧合，於是又對靈泉旁神桌行了三鞠躬，心中默禱問今後前途如何，求得這一籤所寫的是：「火鳥展翅炎方行，正是破敗多遭逢，煎熬困苦待時返，有時破紙變成金」。一看這個籤簡直讓人頭昏腦脹，真是令人莫名其妙，什麼叫「火鳥」，有水鳥而從來沒有聽說過火鳥這個名稱。尤其是「炎方」這個名詞，馬上讓人想到火山那個熱不可當的地方；第二、三句又是「破敗」又是「困苦」，令人好不難過，心想這輩子就算完了，今後沒什麼日子好過了。最後一句是「有時破紙變成金」，心想難道我陳嘉驥將來淪落到檢破紙為生，然後在破紙堆裏發現黃金，發一筆橫財不成？筆者那時年方廿六歲，正是心高氣盛，不要說不願意去檢破紙，就是對做生意的發了大財的人也看不起；這時一心一意的就是，東北局勢好轉，國軍再度收復安東，瀋陽分社律鴻起主任派我為安東特派員，安東除了山明水秀，黃海海鮮甚多外，另外就是鳴綠江小姐更是美慧聞名國內，足以讓人留連忘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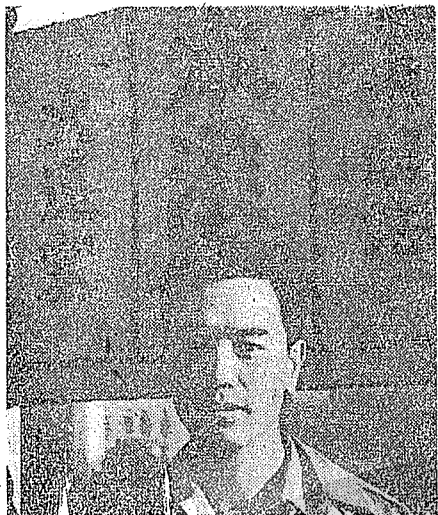
回瀋陽後不久，首先楚溪春的籤應了驗，傳作義因為派安春山率暫三軍出關大敗林彪，而得我最高當局看重，出任了華北剿匪總司令。傅想到他之出兵東北，使察綏騎兵揚威於白山黑水之間，完全由於楚溪春向陳誠推薦，而得到最高當局俯允，因此飲水思源，懇請政府派楚溪春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這正應驗了本溪湖第一籤上上大吉的靈異。筆者此時心中想，難道我所求的籤也會應驗，那真是不可思議了！

助選成功首先應驗

民國卅七年政府決定實施憲政，新聞團體也選舉立委，中央社總編輯陳博生先生電瀋陽分社，說他已登記競選新聞團體的立法委員，希望律鴻起主任屆時多多幫忙。律主任最初以為只要他向各報社打個招呼請他們幫忙也就够了。但却沒有想到當時的上海申報總編輯，後來繼陳博生先生也做過中央社總編輯的陳訓念先生，經由申報駐瀋陽特派員韓清濤先生助選甚力，除了中央社的會員外邀宴了所有其他報社會員。律主任聽到這個消息時，已在選舉前夕深夜，一切皆無能為力，心中好不着急，因為票太少了實在難以向陳博生先生交待，晚上下班時險沉重得很，低著頭走下樓梯一句話也沒說。

第二天投票時，筆者很早就去投票，投完票時恰好來了幾個天天在一起跑新聞的年輕朋友，立即向他們游說：「幫幫忙，投我們中央社總編輯陳博生的票好不好」，結果大家都投了陳先生的票。這一批剛投完，接着一批一批來了好幾批，

筆者皆如法泡製，這些年輕朋友真够意思，竟然沒有一個不答應，全投了陳博生的票，這些人包括今日在台灣的袁笑星，劉興武、陳驥彤等人。我當時算了一下已有卅多張票（現已記不清），晚間回到社內，見律主任仍在愁眉不展，我向他報告說我拉了卅多張票，他很高興的說：「真的嗎？算一算多少張告訴我」，他計算了一下說：「我們現在至少有六十五張票，可以打贏這一仗了，嘉驥你很好」。律主任立刻打電報給南京總社陳總編輯說：「在瀋陽市有會籍的一百名左右有投票權的選票中，大概可以獲得六十五票」，第二天經統計結果，陳博生得了六十七票，陳訓念只得了三十幾張票。韓清瀾得到這個結果大搖其頭，不住的說你們連客都沒請，這裏頭一定有鬼！



本文作者陳嘉驥先生三十三年前在本溪湖留影。

飛出圍城又似前定

過了沒幾天，律主任說：「嘉驥把你採訪軍事路線叫李宗熙跑好了，你只跑跑資源委員會的工礦消息好了，其他路線現在也沒有什麼好跑的了。你明天就帶李去熟悉熟悉，有關係的人給他介紹介紹，東北剿匪總部的來賓證也交給李宗熙帶，這樣進出方便些。」筆者一聞此言心中老實不高興，並回答說：「現在資源委員會也沒有什麼好跑的了，工廠多半停工」，律主任說：「沒有消息沒關係，有就寫，沒有就不寫」。此後，筆者有時一整天也不出去，只躲在宿舍後面與同事們從事賭博，什麼大牌九、小牌九、梭哈全來，並且運氣非常的好，幾乎每天都贏個萬兒八千的流通券，因此對社裏的伙食不屑一顧，天天在外面與女朋友吃小館子，每天倒也逍遙自在。緣當時自瀋陽被包圍後，東北當局一時措手不及，物資甚感缺乏，因此瀋陽分社伙食壞到極點，每天吃高粱米與蘿蔔條，街頭難民充斥苦不堪言。筆者從未吃過高粱米，每天都脹得胃痛半夜起來打嘔，並且吃了沒多久即又餓了，後來大家拿錢買點豬頭肥肉作為加菜；自從筆者參加賭博後，生活大為改觀，天天在外面吃，現在想起來，都是贏的苦難同事的錢，其中贏萬存仁兄的最多（現任大華晚報主編）。筆者到台北後，賭博則從未贏過，每年連年終獎金就在第二天輸得精光，只有躲在宿舍吃包伙，十天半月不出門，結婚後才戒賭。

民國卅七年三月初六日清晨，律主任突然把我叫到主任室，他說：「我們一起工作已經兩年

了，這兩年你也替中央社實了不少力氣，寫了那麼多篇通訊稿，表現的不錯；現在我打算把你介紹到南京總社去做記者，我想應該沒有問題。」接着他又說：「你現在就可以到剿匪總部，去找趙家驥參謀長，叫他下個條子准你買飛機票，回來我們再詳談。」

這時重圍下的瀋陽對外交通，全靠空運來維持，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票，票價雖然不貴但是無法買到，如想買票必須有門路才行，否則不知排隊排到那一天。我見到趙參謀長後，他立即說，「律主任打過電話了，恭喜你聽說你要調到總社去啦！買飛機票沒問題」；他接着又說：「剿總常有專機去南京，昨天才有一架專機走了，不過這是不定期的，你不要等專機？」筆者答以還想到北平天津看看家人，還是買飛機票到北平去好了。趙問你想什麼時候走，筆者因為知道在外面，有人等一個月也沒法買到票，心想最快也須個把星期才能買到，於是回答說愈快愈好。趙參謀長立即提筆下條子寫了下列幾個字：「陳記者赴京公幹，今日購票，明日啓程」。我一看這條子，當時傻了眼，因為以為總有幾天準備時間，向朋友們辭辭行，明天怎麼能走？這時趙參謀長說：「央航每天都留幾張票給剿匪總部，每天下班前他們先打電話問過我，剿總不要他們才買出去，你現在就可去買票，沒有幾個錢」。面臨這種情形下，我當然不好意思要求趙參謀長另寫條子，只得硬着頭皮道了謝，然後去鐵路賓館去買票了。

有情無緣女友絕去

三月六日的這一天，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是好，央航公司爲了多搭客人，限制每人只許帶十公斤行李，所以行李也無從整理起，因爲什麼也不能帶，一個手提箱隨便塞點東西就十公斤了。當正準備偕同同事李宗熙去找我在瀋陽時期所交的唯一女友杜玉坤小姐共同吃晚飯時，杜小姐匆匆來到瀋陽分社，未輪到我講話她很高興的拿出她哥哥自錦州來的一封信說：「我哥哥已經同意……了。」我說：「什麼？同意什麼？」杜說你自己拿去看嘛！我將信接過來，看信中大意爲：「值此亂世，父母均在安東，妳既然說那位記者陳某人很忠厚老實，我也就沒有什麼意見了，但願妳嫁給他以後能够生活美滿，爲兄的也就安心了。」杜並問，看明白了沒有？

杜：看明白了沒有？

陳：看明白了。

杜：你作什麼打算？

陳：我明天就要離瀋陽去南京，我到南京後再想辦法。

杜：什麼！爲什麼不事先告訴我。

陳：今天臨時決定的。

杜：你騙誰？天底下沒有這種事。

陳：（歷述當天發生的一切經過。）

杜：就算這是真的，爲什麼不替我打算，可見你心中就沒有我這麼一會事，現在你

對我有何打算！

陳：我請李宗熙替你想辦法，買飛機票先到

北平到我家中，然後設法到南京。

杜：我到你家我算什麼？你能不能晚走幾天我們一齊走？

陳：那還不是一樣嗎？我還是先走，因爲到南京工作並無把握？工作定了一切就沒問題了。

杜：好！你還在欺騙！關裏來的人就沒好東西，我還以爲你是老實的呢？（說罷霍然站起一怒而去）

我木在那裏好一會子，當清醒了杜已遠去，連忙坐車趕到她的住處，同住者說她沒回來，等到夜裏十一點，瀋陽市就快戒嚴了，也沒回來，只得快快而同。

返到社裏也沒吃東西，便倒下躺在牀上，等於一夜沒有睡，我打算第二天不走了，李宗熙說：「去南京這是千載難逢良機，一經逸去便再難逢，況且並不是真的總社調你到南京，你恐怕還需自己折騰一番呢？走吧！杜小姐處我替你解釋，這是真實情形，又不是騙她！」

三月七日，早上十點鐘的飛機，我在九點匆匆忙忙的整理了一下箱子，臨走經過辦公桌時，忽然想到抽屜內有幾本資料和自己寫的特稿剪報，於是裝在一個信封裏塞進箱子，準備到南京萬一有人問東北情形時也好答覆。辭別了律主任等，由李宗熙陪我到飛機場，在機場給杜小姐打了一個電話，她一聽是我的聲音，咔嚓一聲便把電話掛了。

火鳥炎方原來如此

東北是我踏出校門後，第一個工作的地方，

也是此生最有意義的工作的地方，我永遠不會忘記東北，我也永遠不會忘記瀋陽，我更永遠不會忘記……當我登上飛機回頭看着含着眼淚的李宗熙時，我的眼淚早在他之前掉下來。心想，東北這一段就這樣結束了嗎？這時眺望着紛飛大雪時，忽然想到本溪湖所求籤條上那句「叫你走時你就走」，我現在不是走了嗎！同時又想到替陳博生先生拉了幾張票，難道這就是「首功」？

到了北平、天津，看到母親、大哥、二哥、妹妹，母親雙鬢白髮斑斑，比兩年前我到東北時老了很多，心中真有無限惆悵。三月十日臨走時，母親拉着手問我：「這次你什麼時候回家，過年時候能否回來一下？」我當時一點沒有別別的感覺，回答說：「北平南京飛機多的是，又不像瀋陽飛機票那樣難買，今年過年時我也許會回來」，誰知那別迄今已逾三十年了，蒼老的母親是否依然健康如昔？我還能與母親見面嗎？

到了南京，拿着律主任的信見了陳總編輯博生、曹秘書蔭輝，本來很順利，並於三月十六日見到了蕭社長。蕭社長讓我進編輯部，我一口拒絕，於是我的工作便沒有了下文，這時社裏有人說了閒話說：「這簡直是先斬後奏，中央社分社這樣多，如都像瀋陽分社這樣作法，總社如何容納的下？」我連忙與瀋陽律主任去信聯絡，他回信說：「陳總編輯、曹秘書都已給我回信，說一切沒有問題，現在採訪部既然進不去，我看你就暫且進編輯部算了。你如不好自己再去見社長與總編輯，我附來一封信給編輯部副主任沈宗琳兄，請他給你進行一下。」我於是見了沈副主任



本館作者(左二)者(左一)戴三(者)與(者)北東(者)電力(者)局長(者)郭克。影合湖溪本在年六十三國民於一。

(沈宗琳繼陳訓念之後任中央社總編輯近廿年，現任監察委員)，他替我進行了一下告訴我，進編輯部是沒問題，你可要知道一點就是進了編輯部就得安心在編輯部，如想調到採訪部並不容易！於是我就進了編輯部。我到南京後，幾乎每天給杜小姐一封信，但却無回音，過了幾個月仍難釋懷，於是函李宗熙到房產局去找杜玉坤一趟，李回信說：「杜已於半月前與撫順礦務局一工程師結婚，並相偕到湖南萍鄉煤礦工作。」我才知道，美人已屬沙托利，而今我是蕭郎了。

在南京夏天真是悶熱異常，心想是不是飛機就算火鳥呢？不管飛機是鐵鳥還是火鳥，可是總

算到了熱的地方，尤其戡亂局勢一天壞似一天，不論國家或個人，均可以說是破敗多途與困苦異常，在本溪湖所問前途籤條四句中已應驗了三句，而我答應母親回家過年的話都落了空。我隨着總社於卅七年陰曆除夕，連夜疏遷到上海，改乘飛機到了廣州，離家愈來愈遠了。這時因為抗戰飄泊大後方多年的老父，也由鄭州逃到漢口，筆者請老父南下廣州父子相會，但是他因為有部屬跟着他，並且還須照顧繼續抵漢口的人，同時他已厭倦了無休止的飄泊，他來信說：「余與汝母已十餘年未晤，余已年老亟思返鄉，看來我們父子暫無緣相會了，但望吾兒珍重！」

卅八年五月，筆者飄洋過海到了台灣，並於四十二年結了婚，最初還偶爾翻出從東北帶出資料看，其後便放在走廊壁櫥內。因為工作忙，四個孩子相繼出世，所以在家時更忙，把東北那些往事，一古腦子拋到九霄之外，連想也不想。

破紙成金竟又實現

民國五十七年，筆者在中央社工作環境有了一些轉變，工作比較清閒，同時這時國內寫現代掌故傳記的風氣興起，報紙副刊以及各家雜誌，紛紛刊載內容豐富，非常有歷史價值的掌故文稿。筆者這時一方面由於白天工作清閒，另一方面兒女均已長大，勿需像以前那樣照顧，於是想到何不把東北接收時，未曾見諸報端的事寫一寫？這時才決定把走廊的那只破箱子拖出來，整理一下，誰知已變成白蟻巢穴，滿箱子濕成一堆全是白蟻幼虫。未結婚前在台灣買的雜誌、書籍，均已糜爛不堪，所幸從東北帶出的那個信封套只

有下面的幾本已成白蟻食料，上面的還完整，尤其是自己特稿剪報竟毫無損傷。

從五十七年起，我便把在東北時從事採訪時所記憶的大事作為架構，撰寫所謂國軍出關接收東北的各種問題，在必要地方配合帶出的資料，一篇連一篇寫出不少稿子。這些年來筆者從未兼差，而孩子們一天大似一天，用費逐漸增加，靠中央社的一份薪水，實在是捉襟見肘難於應付。自從開始寫稿子後，三百、五百、千兒八百的稿費，便不斷源源寄來，以筆者環境來說這不能說是「不無小補」，而是「大補」。因此一家六口生活得以維持，多年來從未舉債也未向中央社借支，有時還帶着老婆孩子吃個小館，或者在星期天郊遊一番。現在四個兒女已經三個大專畢業，只剩下老四上大學，東北問題也寫的差不多了，而筆者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寫稿子了。

現在細想起來，卅多年前從東北帶出來的「破紙」，對我生活與精神寄托發揮了莫大作用，三百五百的稿費這不正是破紙變成的黃金嗎？尤其心境不好時寫稿子，對煩慮的排遣，在精神上遠遠勝於黃金呢？

求籤這玩意，若說一定有準，那實在是很有趣，若說沒道理，筆者就有這樣的巧合。籤筒內就有那麼一定數的卦，能包羅萬象嗎？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別人也和我求得同樣籤（這種可能是絕對有的），而他是個當地農人，他如何坐火鳥展翅炎方，又如何把破紙變成稿費（黃金）呢？所以說，這只是巧合，不過巧合得很令人意想不到而已！



(上圖)大書法家徐州張伯英先生(二排中坐者)與家人合影,最後一排左為張先生之長孫現任國防次長張儒和將軍。

(文見88頁)

照。

(下圖)安東小姐杜玉坤(右)與女友合影。

(文見118頁陳嘉驥「本溪湖求籤記」)

